

# 构建中美战略互信

王缉思 钱颖一 王敏 贾庆国 白重恩

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摒弃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也是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合作与摩擦中向前发展。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应以战略眼光精心培育、构筑两国经贸合作的四大坚实基础：自由贸易根基、互利共赢根基、结构平衡根基、平等公正根基。

关键词：中美战略关系 战略互信 中美经贸合作 互利合作

整整40年前，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展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我们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作者王缉思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贾庆国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钱颖一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白重恩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敏系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

## 中美关系重要性前所未有，但面临重大考验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今天的中美关系突出呈现两大背景：一是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迅速走到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前台；二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复苏进程曲折缓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在此形势下，美国为克服自身困难愿与中国加强合作，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则愿为稳定全球金融形势、推动经济复苏多做贡献，以化解美国和外部世界的戒心和忧虑。由于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分别占到世界 1/3 和 1/5，中美两国的内部发展、对外战略和相互关系，对世界经济、政治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两国领导人都认为，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关系正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几经波折。“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双边关系呈现“复杂相互依存”局面，基本稳定的战略格局维持了十年之久。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激化的趋势，彼此戒心加重、疑虑增多。最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同时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些美国政界人物视中国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外部挑战，指责中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是为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些动态在中国民众和政治精英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据此认为，美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强大，所以中国应当在国际上对美国实行强硬的反制措施。希望加强中美合作的两国人士，纷纷对中美战略互信降至低点深表忧虑。

###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主要表现与深层原因

胡锦涛主席指出，中美要做互尊互信的合作伙伴，持之以恒增进战略互信。我们认为，双边关系中的所谓战略互信，指的是双方都深刻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领域，持有对于对方立场和行为的积极预期。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共同利

益大于分歧”的认知基础上，努力减少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形成长期良性互动的局面。从中美关系现状看，双方的战略互信尚远远滞后于业已形成的共同利益。

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有：

第一，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行动。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双方达成了意义深远的新的战略共识。目前，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都建立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特别是最高层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也有某些中美对话流于形式，各说各话，说虚话、套话，或者说归说、做归做，达成的共识没有落到政策实处，更未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最近，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先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过去几年里，本人有幸参加了一些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和贸易部门官员之间的对话。结果每次情形都一样。双方各自陈述自己一方的问题和担忧，并向本国政府汇报对方的问题及担忧。虽然对话过程非常热烈友好，但没有解决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任何问题。”对此，中美双方许多人都有同感。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话机制不够多，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而是一些对话未能切中要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增多且日益政治化，这一“压舱石”的分量越来越轻，有时甚至成为战略互信的“绊脚石”。美国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加以制裁，继续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设置政治障碍。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进程中，一些政客出于政治动机，竞相把中国作为美国经济低迷的替罪羊而加以攻击。这些行为都对战略互信有害而无益。

第三，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随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美国从政府、学界、媒体到民间，都明显加深了对于“中国崛起”威胁美国地位、“中国模式”挑战“美国模式”的紧张与焦虑。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输出民主”和“人权外交”保持高度警觉；中国政治精英们感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并未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提高而改善，对美国在其周边强化“战略包围”感到紧张与焦虑。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高层一再相互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不是为了损害对方，但都难以化解两国社会中已经固化并还在加深的疑虑。

## 摒弃陈旧思维，为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扫清障碍

如果不尽快努力摒弃过时观念，纠正误解与偏见，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将会受到严重腐蚀，进而发生动摇。

第一，摒弃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的最大危害在于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性质。有人说，世界现代史上没有过一个实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同一个维护霸权的大国和平相处的先例。但我们认为，历史先例是由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创造出来的。中美关系可以也必须创造避免争霸、长期合作的先例，否则将损害两国人民和世界的根本利益。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指出的：“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美国副总统拜登2011年8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一个成功的中国可以使美国更加繁荣。”同样，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美国内外政策中积极的、包容性的因素，也有利于中国发展。

第二，摒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的特点在于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搞对立的军事、政治同盟，形成相互对抗的两大国际阵营。其实，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体制和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阻止彼此接近，也不能阻止交往与合作的扩大。一方面，中美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将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发生激烈争论；另一方面，两国社会、文化与国内政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相互影响。从国际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会自觉自愿地卷入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战略对抗，形成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军事集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摒弃傲慢与狭隘思维。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同为世界优秀民族，各自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共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建国后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60多年来一直保持“超级大国”地位，自有其值得称道的治国经验。中国几十年来迅速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中，必然有无法否认的特色和优势。中美各自的成长历程表明，两国都选择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双方都应以谦逊而非傲慢的态度看待对方，更不应对方国内的某些困难和不足采取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还应当看到，两国都存在着全球视野不足、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过度依赖自身经验的倾向。在双边和多边国际事务中，中美应加强磋商协调，借

鉴对方的经验和视角，尊重对方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摒弃狭隘思维。

## 互利合作是中美经贸关系主旋律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也是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和“稳定器”。

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基于共同利益。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两国在经济领域不断增多的共同利益和交汇利益，始终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中美共同利益对于各自经济繁荣健康和人民福祉日益重要。

中美贸易是最密切的优势互补贸易。中美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4467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188倍。中国连续11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预计2015年双边贸易额将超过7000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将翻一番。中国丰富多样的消费品适应美国消费者需求，而扩大美国的电子、航空、生物、医药、农产品以及服务贸易进口，也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中美经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截至2011年末，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676亿美元，投资企业超过6万家，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地之一。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1994 - 2009年，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子公司成为美国海外企业最大获利者。2010年85%的在华美资企业盈利增加。中国还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截至2011年11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计4.74万亿美元，中国持有其中的23.8%。

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中美经贸关系空前密切。目前两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占到世界的1/3和1/5，中美经贸关系重要性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近两年，中美加强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于恢复国际市场信心、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中美经贸摩擦焦点与主要原因

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合作与摩擦中向前发展，摩擦源于多种复杂因素。

中美经贸摩擦焦点。从中方看，主要有四个焦点：一是美国依据自身标准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使贸易摩擦政治化；二是美国不断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制裁，使贸易摩擦常态化；三是美国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目前中国仍被排除在享受美国贸易便利政策的164个国家之外；四是中

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受到歧视。从美方看，也有四个焦点：一是美国国会议员、主要智库均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二是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美国贸易逆差太大；三是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执法不严，盗版侵权损害美国公司利益；四是中国鼓励自主创新政策对美国企业构成歧视。近年来，中美双方围绕上述摩擦焦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博弈。

中美经贸摩擦利益因素。中美贸易争端主要来源于特殊利益团体。以美国2009年9月对从中国进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例。据美国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数据，在此前两年中，美国轮胎价格上涨比其他汽车附属商品价格上涨低5.7个百分点；而在此后两年中，轮胎价格上涨比其他汽车附属商品价格上涨高3.4个百分点，就是说，这项惩罚措施导致美国消费者每年为轮胎多承担9.1%的价格上涨。对于一年几十亿美元的美国轮胎市场，其损失远远超过为少数企业和工人所带来的利益。

中美经贸摩擦结构因素。首先，美国经济结构失衡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根源。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批向海外转移，同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超低利率政策，刺激过度消费和大量进口，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大量贸易逆差。其次，美国贸易逆差统计口径与真实贸易结构误差很大。有美国学者指出，2007年一部苹果（Apple）iPad的生产成本为150美元，其中只有约4美元是中国创造的附加值，大部分附加值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生产的元件，但当这些在中国组装的iPad运到美国时，150美元总成本都被算作从中国进口。

中美经贸摩擦政治因素。综观现代国际经贸关系，从没有像中美经贸关系这样具有强烈、浓厚的政治色彩。中美经贸摩擦背后许多是政治角力，而政治角力的主导方始终是美国。中方一直主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但美方坚持从政治角度看待中美经贸关系。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自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6年多来，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30%，加上通胀因素实际汇率升值40%，但美方仍不断批评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小、速度太慢。2011年10月1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改革法案》，要求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该法案旨在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作为中方学者，我们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如果像美国某些人要求的那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其结果，或是这些制成品出口价格大幅上升，由美国消费者埋单（并冲击产业链上的美国企业）；或是这些制

制造业流出中国转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生产。但无论如何，这些制造业都不会回流到美国，因为美国不可能将劳动力成本降到低于中国水平。

汇率形成机制十分复杂。迄今没有任何理论模型能够精确测算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汇率水平。虽然中国连续数年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庞大，但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277美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城乡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均衡汇率水平不可能过高，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可能过大。更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主权，不能屈从外部压力。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精英阶层都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还相当突出。但这并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汇率存在不合理，也只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果”，而并非失衡之“因”。

同时，中美经贸摩擦政治化还表现在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上。相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额近700亿美元，目前中国在美投资额仅48亿美元，双方投资逆差巨大。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热情很高。从中国政府来说，真诚希望通过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使一部分出口产业转移到美国本土生产，这样，既能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又能为美国创造就业，可谓双赢。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投资安全的关切远远超出对其贸易逆差和就业的关切。

### 培育中美经贸合作四大根基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现实和长远利益。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应以战略眼光精心培育、构筑两国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

一是自由贸易根基。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自由贸易原则是指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扩大成员方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美两国应坚定奉行自由贸易原则，摒弃各种形式保护主义。通过放宽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发展双方更平衡的贸易关系。妥善解决贸易和投资争端，避免经贸摩擦政治化。及早开展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自贸区谈判。中方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汇率市场化进程，美方应放弃以各种方式对人民币汇率施压。

二是互利共赢根基。中美应在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扩大两国双向投资，确保中国在美投资安全。开拓两国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加强在新能源、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基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促进两国在经贸、投资、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强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合作，共同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三是结构平衡根基。中美双方都要推进深层次结构改革。中国着力扩大内需，重点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家庭收入，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美国应当提高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降到可持续水平，减少过度消费对进口的依赖。推动建立中美更加均衡的新型经济伙伴关系，中方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美国应努力减少外部失衡。

四是平等公正根基。中美经贸合作要排除政治因素干扰，做到平等无歧视，公正无排斥。双方都应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市场准入，美国应取消对华投资不合理政策，减少实体经济投资审查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实质性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认同政府采购和创新政策中的非歧视原则，创新政策与提供政府采购优惠不挂钩。

### 以创新思维构建中美战略关系

习近平副主席在2011年12月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时指出，“历史证明，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这反映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可以发现，在某些中美双边领域存在的长期争论不休、看似无解的难题，在某些国际安全问题上两国立场的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两国在全球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也不能扭转两国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以及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相互取长补短的长期趋势。只要中美双方继续在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就能建立起一种基于战略互信的全球伙伴关系。

总之，作为愿意进行深入战略思考的中国学者，我们想阐明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二，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同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第三，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摒除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2. 2

## ECONOMIC FOCUS

### Building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ng Jisi, Qian Yingyi, Wang Min, Jia Qingguo and Bai Chong'en* 9

China and the US are facing a severe test and risk the loss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s they build an open Sino-US relationship. The instability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lead to the loss of mutual interests that will be difficult to bear on both sides and will jeopard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global security.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so provide unprecedente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he two sides should stick to the new strategic mentality that the na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lies in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olutions, which means the two sides should face squarely the difficulties and hurdles before them and strive to cast aside old philosophies that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their mutual interests so that they can gradually build mutual strategic trus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at the core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are also important pillars and anchors of Sin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been moving forward amid cooperation and fric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two sides should be strategically forward-looking and cultivate and build pillars supporting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cluding pillars of free trad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olutions, a balanced structure and equality and fairness.

###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 Major Challenge to China's Rise

*Li Xiangyang* 17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S "Return to Asia" strategy that is based on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security considerations. China "containment" is an undeniable target of the agreement. A TPP framework agreement was reached in the APEC Honolulu Summit and, to a great extent, its prospects will depend on the positions adopted by Jap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As for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of Asia-Pacific (FTAAP) proposed by the US, it is but a meaningless symbol at the current stage. Once TPP is instituted, APEC will be the first to be sidelined. For China, the exclusive TPP will not only bring about the "excludability effect", but possibly reverse the course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at China has been pushing for over a decade. It will constitute a major challenge to China's rise.

### Global liquidity: Risks and Policy Options

*Gao Haihong* 28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asurement of global liquidity, risks and policy respons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framework provided by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rivate liquidity virtually reflects financing willingness. It is highly contagious and has a strong cross-border